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四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四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為之蝕諸侯順從則為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日於是在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封諸有功者二十人更封鄧禹為梁侯吳漢為廣

平侯各食四縣諸將各言所欲封唯景丹辭櫟陽丁綝請鄉侯上謂丹曰關東數縣不當櫟陽萬户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丹謝而受之或謂丁綝曰人皆求縣子何取鄉邪綝曰昔孫叔敖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淺豈可膺厚遇哉壬辰立宗廟社稷于洛陽漁陽太守彭寵涿郡太守張豐反初銅馬未平上率諸將追之師及於薊彭寵郊迎謁見意頗不滿上知寵不說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上遺寵以所服劒

又手書慰納用為北面主人寵望上至當迎問握手特
異於衆也今誠失望上曰何等子而望獨異乎浮因曰
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論議於前常言夜半客甄長
伯及莽即位後豐見疎不説父子誅死上大笑曰不及
於此是時朱浮為牧年少照厲治迹辟州郡名士招王
莽時故吏二千石皆置幕府欲收禮賢之名多發漁陽
倉穀給其貧民寵以為天下未平軍旅並發不宜多置官
屬費耗倉穀頗不從其令浮性隘急急發於貲賕因峻

文法以司察寵寵亦自伐其功以為羣臣莫能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所遣也寵曰如此我當為王今但若是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殘破漁陽獨完有鹽鐵之積寵多買金寶浮數奏之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是春遣使徵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徵又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為朱浮所侵上不許而漢等亦不敢報書寵既自疑其妻勸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人

議皆勸寵反上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寵寵因留之遂發兵反攻朱浮分兵擊旁郡上谷太守耿況遣子舒將突騎救浮寵兵乃退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軍於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奏狀曰旦暮破寵矣上大恐曰處營非也軍必敗比汝歸可知也寵遣萬餘人軍潞西與隆相距而使精騎二千從潞南濟河襲隆營大敗之浮遠不能救引兵而却吏還說上語皆以為神也真定王劉楊謀反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

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不得先往宜自彊來時楊弟林邑侯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人楊自見兵彊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振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位至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以自効上笑曰卿復欲治

人自着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泰山濟南平原數郡皆平之居東郡數年抑彊扶弱令行禁止後坐殺長吏免以列侯奉朝請嘗從上東征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隨車駕啼泣曰願得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何能見思若是百官咸嗟歎之更始諸將多據南陽聞更始死世祖起河北皆勒兵為亂上會諸將以檄叩地曰鄧最彊宛次之誰當擊鄧者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上笑曰執金吾擊鄧吾

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於是賈復擊鄧吳漢擊南陽皆平之漢縱兵掠新野破虜將軍鄧奉新野人也怒漢暴巳邑勒兵反襲漢敗之三月乙酉大赦天下詔曰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諸中二千石諸大夫議省刑罰更始之敗劉永以兵略地北至河南及陳汝以周建為將軍蘇茂為大司馬遣使拜張步為齊王董憲為西海王夏四月蓋延王霸等擊劉永永守城不出晝

收其麥夜襲其城永大驚引兵走延逆擊大破之永棄其軍輕騎將母妻奔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周建將三萬人攻延於浦西延逆擊大破之茂保廣樂永保胡陵世祖使太中大夫戴兢使兗州東昏人執以詣永兢罵永曰若非國家敵也猶今死耳永怒殺兢甲午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為太原王章弟興為魯王故定陶王劉祉為城陽王外祖母黃為湖陽君良嘗為蕭令坐法免世祖齊武王少孤良撫

循甚篤及漢兵起世祖以告良良大怒不聽既而不得已良從更始入闗甚見尊寵更始敗良乃歸世祖章興皆伯昇之子既封為王世祖以其少貴欲以吏事就其名乃使章守平陰令興守緱氏令頃之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朝廷每有異議必乘驛問興祉字巨伯世祖族兄也為人謙遜為宗族所敬更始敗祉閒行詣世祖是時宗室惟祉先至上大悦賞賜車服甚厚五月宛王劉賜將更始三子詣闕皆

封為列侯封故元氏王劉歙為泗水王歙子終為淄川王故宛王劉賜為順侯劉順為成侯周後姬當為周承休公李通為固始侯歙字經世世祖族父也歙從兄授有功於齊武王歙子終又與上少相善漢兵之起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歙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賜字子琴順字平仲皆世祖族兄也更始敗賜親至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上以賜得為臣之道每嘉歎之順與上同里少相親厚更始死順東歸世祖順素謹厚以

具事更始不失節尤重之初更始使宛王劉賜鄧王王常西平王李通俱之國鎮撫南方通娶世祖妹即寧平公主也世祖即位徵通為光禄勲上每征四方嘗留通守京師撫百姓治宮室六月戊戌立皇后郭氏皇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卿謁者秩各一等郭氏真定人也父昌孝謹真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其妻號為郭主好禮節儉雖以王女之富手常執作有女曰聖通男曰況世祖自信都還納聖通有寵生皇子彊以況為城

門校尉鮦𨷖侯雖皇后弟賓客輻湊而小心謹慎謙恭

愈篤追贈吕爲安陽思侯上數幸況第賞賜甚厚京師

號況爲金穴鄧禹遣兵入上林中率諸將謁高廟收十二

帝神主送洛陽埽除園陵爲置吏卒復就穀雲陽漢中

王劉嘉來歙詰禹降嘉字孝孫世祖族兄少孤爲世祖

父南頓君所養遇之如子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

祖尤相親嘉之王漢中都南鄭衆數十萬南陽人延岑

起兵武當衆數萬人轉攻漢中圍南鄭嘉戰敗餘衆走

谷口赤眉使廖湛將十餘萬兵擊嘉嘉大敗之斬廖湛遂至雲陽上素與嘉善常開引之來歙又勸嘉歸世祖乃詣禹降以嘉為千乘太守封順陽侯嘉子廬為黄李侯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冲哀帝時為諫議大夫娶世祖姑生歙有才畧多通達慷慨有大志兄弟五人而世祖獨親愛之漢兵起王莽使人捕諸劉親屬得歙繫之賔客共篡出歙更始立以歙為吏數正諫不用謝病去歙女弟為劉嘉妻遣人迎歙因南就之時或勸嘉

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歆為陳成敗深曉喻之嘉乃從
焉上見歆大悅拜歆為太中大夫秋濰陽反劉永復入
濰陽吳漢蓋延帥諸將圍之九月赤眉復入長安鄧禹
連戰輒為赤眉所敗三輔飢民人相食諸有部曲者皆
堅壁清野赤眉虜掠少所得上復詔鄧禹令勒兵堅守
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獘必當束手事吾也以飽待
飢以逸擊勞折捶而笞之耳自馮愔殺宗歆後禹威益
損又乏糧食歸附者離散上乃遣使徵禹命馮異西征上

敕興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壊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健鬬然多好虜掠為小民害卿本能檢吏民勉自修整無為郡縣所苦於是異據華陰以待赤眉冬太中大夫伏隆使青徐張步降因除令長多所懐服上嘉歎隆功比之酈生步求為齊王隆曰高祖與天

下約非劉氏不得王步乃殺隆受劉永封馮隆字文伯
大司徒湛之子以節操聞上聞其死為之流涕十二月
戊子詔曰維列侯為王莽所廢先祖魂神無所依歸朕
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
先焉河內太守寇恂坐繫治上書者免會潁川不靜復
以恂為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為雍奴侯是時賈復
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
而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辱而不決之者乎今與相

見欲手劔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劔從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者一人皆二人待之恂既迎復道稱病而還復欲追擊恂而吏士皆醉復遂去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坐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更拜恂為汝南太守郡中無事乃修鄉校能為左氏春秋者親與學

馬是歲鄧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世祖曰每念往時共更
艱難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哉常頓首曰臣
蒙天命遭值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威靈輒成
斷金雖踈賤遼遠不敢自疑伏願陛下聖明知臣本心
上會百官指常曰此人率厲諸將輔翼漢家心如金石
真漢忠臣也拜常爲漢忠將軍封山桑侯大司空王梁
免初梁與諸將擊檀鄉詔令兵事一屬大司馬吳漢而
梁獨發野王兵上以梁不奉詔詔梁留所在縣梁以便

宜進兵上大怒遣尚書宋廣持節收斬梁廣檻車執梁
詣京師既至赦之以為中郎將赤眉去長安東掠郡縣
三年春正月立親廟于洛陽即日拜馮異征西大將軍
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
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用兵力破也上令
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
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
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

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飢困乃
誘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
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時
延岑據藍田兵力最彊上嘗璽書慰之其餘豪傑往往
屯聚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百姓飢餓黃金
一斤易五斗穀異轉鬬而屯上林中道路不通委輸未
至軍士皆以果實為糧延岑率豪傑攻異異擊大破之
岑連戰不利支黨皆叛遂自武關走南陽豪傑以異破

赤眉走延岑皆遣使請降異威震關中乃修園陵建官府理枉直禁盜賊數年之間上林成都是月陜人蘇况反殺弘農太守上夜召景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為賊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况舉郡以迎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卧而鎮之耳即拜丹為弘農太守將其所領西至郡十餘日丹薨閏月己亥上幸宜陽令司馬在前中軍次之驍騎元戎分陣左右赤眉震怖遣劉恭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

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世祖陳兵臨洛水中盆子徐宣以次列於前世祖曰卿等得無迫降邪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計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世祖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乃皆赦之與妻子居洛陽各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謀反誅楊歆在長安時遇廣陽王良有恩賜爵關内侯與徐宣俱歸鄉里以壽終式侯

恭為更始報讎殺謝禄自繫獄上赦之世祖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病失明賜滎陽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税鄧禹至宜陽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彭寵圍薊耿況遣兵救之使人招況況輒斬其使二月已未告祠高廟受傳國璽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爵人二級中軍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三月尚書伏湛為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為繡衣

執法遷後隊正更始立為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徹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為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為其惑衆也即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嚮遠近獨完湛之力也吳漢圍廣樂周建將十萬餘人救之漢逆戰不利墮馬傷膝建

等遂得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卧衆懼矣乃裹瘡而起椎牛饗士曰賊兵雖多乃刼掠羣盜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同心者也封侯之秋諸將勉之吏士聞之莫不激怒明日賊兵大出圍營數重漢乃被甲仗戟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賊兵大破廣樂降蘇茂周建走胡陵復圍睢陽是時秦豐據黎丘延岑據武鄉董訢據堵鄉鄧奉據新野荊楚尤亂上方圖之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耿

弇賈復朱祐王常等并力征討先圍董訢鄧奉將萬人
救訢訢奉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朱祐上
聞之大怒夏四月上自南征至葉訢奉將兵遮道不得
前上謂岑彭曰此將軍之任也彭乃奮擊破之董訢鄧
奉走育陽因朱祐請降上以奉舊功臣意欲赦之耿弇曰
奉背恩反逆暴師連年陛下既至親在行陣兵敗乃降
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誅奉上以朱祐見獲厚加賞賜
使復其位耿弇破延岑岑亡入蜀五月乙卯晦日有蝕

之大赦天下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保垂惠冬十二月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遣岑彭傅俊臧宫擊秦豐秦豐拒漢軍於鄧彭等數月不得進上數以譲彭乃令軍中曰明旦軍會和成陰逸囚豐聞之悉引軍西邀彭彭乃直襲黎丘黎丘震駭豐遽歸救之彭逆擊大破之遂圍黎丘乃封彭為舞陰侯初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衆數萬人屯夷陵謀將降漢戎妻兄辛臣反覆人

也乃圖彭寵張步董憲劉永李憲公孫述隗囂劉芳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地如掌耳且案兵觀形勢何遽降哉戎曰吾衆不如秦豐豐猶為征南所圍而況吾乎降决矣乃順江入沔將降岑彭使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彭曰謹說戎降戎在後方到因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戎令臣留守而先至封侯既以疑之矣又長史檄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由是益猜

復反彭擊戎破之還屯夷陵隗囂遣使詣闕上甚恱素聞其聲虛心相待每報答之常手書稱字是歲彭寵自立為燕王李憲自稱天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耿況耿舒取軍都彭寵之邑也於是更封況為隃麋侯舒為牟平侯祭遵耿弇擊張豐豐功曹勸豐降初豐好方士方士言豐當作天子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當出玉璽豐信之故反豐臨當誅遵掾為破其石豐乃歎曰死無所恨上使耿弇拒彭

寵弇上疏曰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上報曰將軍出身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乎其勉思方畧以成功業耿況聞弇求徵乃遣少子國入侍上以為黃門侍郎初上訪博通之士於司空宋弘弘薦沛國人桓譚以為才學博聞幾及劉向揚雄召拜議郎給事中上令譚鼓琴奏其繁聲乃得侍宴弘聞之大恨伺譚出時正朝服坐府上遣召譚譚到不與席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

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不然將行法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召羣臣會樂上使鼓琴譚見弘失其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上免冠謝曰譚臣所薦達不能以忠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前召以責之臣之罪也上謝弘使譚反其服後遂不復令給事中是時天下草創政治未立譚既見退上疏言時宜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在於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

失時宜而舉多過事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而治殊事異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為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周於時而躁民可定也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張琴瑟小不調者可因而就和也及至大差謬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晁錯以智死雖有殊能而莫敢談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天下之姦又皆合衆人之所欲大抵取便國利事則可矣書奏不省是時天子方

篤於讖而譚雅不善之又以功賞薄故令天下不時定復上疏曰臣前獻策未有詔報不勝憤懣復言其過盖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自子貢等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讖記以誑誤人主可不抑遠之哉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以興復祖統為民臣主而四方尚有未盡降歸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之用人其說士則無異畧奇謀若酈生隨何者將帥

則無勇智習兵若韓信吳起者其降下無大恩重賞以誘其後至或虜奪財物使各生狐疑連歲月而不解古人有言皆知取之而取莫知與之而取陛下若能輕爵祿與士大夫共之而勿愛惜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得矣由此上逾不悅譚字君山有雋才博覽無所不見不為章句訓詁皆通其大義數從劉歆揚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閒也好音樂鼓琴

性簡易不修廉隅頗以此失名譽嘗疾俗儒高談弘論不切時務由此見排擯哀平間位不過郎然王侯貴人皆願與之交王莽居攝簒弑之間天下諸儒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黙然無言官止樂大夫袁宏曰桓譚以踈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嘗試言之夫天下之所難難於干人主之心一曰性有逆順二曰慮有異同三曰情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謀有内外七曰智有長短八曰意有與

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則駭好之則親惡之則踈過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耻伸者多怨語伏在内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忌愛之欲興憎之欲廢此皆人君之私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間禍福不同不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議之雖人君之所資亦人君之所惡也百姓有心一人制之雖百姓之所賴亦百姓之所畏而干人君之所惡求其必入天下所難也縱不致患

於其胷中固未能怗然也故有道之君知所處之地萬物之所不敢干也故柔情虛己布其腹心引而盡之常恐不至而况抑而刼之使其自絶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無閒故可以覩矣五霸秦漢其道參差君臣之際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情不干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濟一時之務去夫高尚之道豈不遠哉夏四月吳漢擊五校賊追之至東郡平原又破之鬲縣五姓反

逐其守長諸將曰朝擊禹暮可拔也漢怒曰敢至禹下者斬使禹反者守長罪移檄告郡牧收守長欲斬之諸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姓曰守長無狀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擊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諸將曰不戰下人之城非衆所及也嘗有寇夜攻漢軍中驚擾漢堅卧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是時泰山豪傑與張步連兵漢言於上曰非陳俊莫能安泰山也

於是以俊為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步聞之遣兵迎俊於贏下俊擊大破之因攻下諸縣遂定泰山五月上幸盧奴初上將征彭寵過盧奴而還諸將問吳漢曰敵未破而上還何也漢曰陛下曉兵還必不虛上告諸將曰狄賊出魏郡在人後故還也六月上幸譙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馬武與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堅閉示不相救軍士困急其

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以精兵乘其弊乃可尅也賊果大出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皆破走茂復求戰吏士皆曰賊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遠來相救糧食不足以久留故挑戰冀得一切之勝耳今閉營休士而勝可全所謂不戰而詘人兵善之善者也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城中數出挑霸霸不動茂果引兵去秋八月上幸壽春馬武劉隆圍李憲於舒彭寵圍薊朱浮不能守單馬奔京師尚書令侯霸奏浮構成寵罪敗亂

幽州不能仗節死難與寵相拒罪當誅上赦之冬十月上幸宛朱祐耿植圍秦豐岑彭傅俊擊田戎於夷陵戎破走入蜀彭遣積弩將軍傅俊至江南偏將軍房充至交州班行詔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州牧鄧讓蒼梧太守杜稷交趾太守楊光更始所用也皆上書貢獻江南郡縣亦信使通焉十二月上幸黎丘詔秦豐出惡言朱祐等急攻之豐將妻子降祐檻車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祐曰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

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上誅豐不罪祐是冬馬援為隗囂使來援字文淵茂陵人長兄況最知名為河南太守封窮虜侯次兄余中壘校尉封致符子次兄員增山連率皆二千石封侯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年十餘歲平陵朱勃與援同年能說韓詩援纔能書退有慚色況謂援曰小器速成朱勃智能盡於今日矣後成人知謀衆事皆從汝稟

受勿畏也援以況欲奬勵已内以為不然馬援受齊詩數年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至邊郡畜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治裝未辦會況卒援行喪期年常不離墓時朱勃以試守渭城宰援獨言朱勃終當何時禀仰我頃之或薦援有大畧由是為轉督郵送罪人司命府援皆縱遣之因亡命北地以畜牧為事援父嘗為牧帥令兄員為護宛使者故人賔客多從之轉安定天水隴西數郡豪傑望風而至賔客自

環賞數十人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頭馬數百犁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則守錢奴耳乃散以賑昆弟舊故乃還至長安王莽末盜賊起求雄傑之士乃辟原涉為潁川太守援為漢中太守適至官王莽敗員亦亡去增山俱之梁州會隗囂興用援為綏德將軍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囂意未知所附乃遣援南視述素與援有舊以到當握手相迎也乃盛陳陛戟見援語言未悉延援就客館述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

磬折而入鸞旗旄騎警蹕車仗器服賔客甚盛欲留援
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
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數月辭去還謂
囂曰子陽若井底蛙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於是遣
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
頃中黄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援拜上大笑曰卿遨
遊二帝間見卿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不但
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陛戟乃見臣臣援與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
而簡易若是上復大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對曰
天下傾覆盜賊自立名姓者不可勝數今得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上壯之使從征
伐每召見讌語夜至天明援才畧兼人又好縱横之畫
故栽得肖待詔而已上遣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國
遊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為蹋雲旗將軍來歙恐
其怨恨即與援俱還長安

後漢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五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五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邳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初彭寵徵書至潞縣有火自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無

所得數有變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竇以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令將屯於外竇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刼竇竇齋於便室晝卧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齋禁吏皆休旦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竇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竇聲呼其妻妻入室見竇縛驚曰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頰竇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竇竇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為子密逼刼耳解我縛出

閤則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欲解之視户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為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為燕王子后蘭卿為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遂平上嘉耿

況之功以其久勞於邊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況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徵弇視疾弇舒並封列侯國為射聲校尉復除二子廣舉為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為榮及薨贈賜甚厚謚曰烈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三月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山陽人龐萌為更始冀州牧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

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為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為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龎萌是矣使萌為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已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龎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為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

言老賊當族其屬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龐萌董憲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桃城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欲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名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到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測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憲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遂守昌慮

是時河西隔逺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隗囂稱漢年
號竇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民望内圖異計遣説客張
玄游説河西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分冝
與隴蜀合從高為六國之勢下成尉佗之事融乃聚其
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歴數延長上之姓號具見於天
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
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
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兵最彊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

重百姓所歸服天人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為然梁統恐衆惑其言乃刺殺玄是夏竇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闕上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間常欲招引之會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為涼州牧璽書褒納之秋八月吳漢破昌慮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龎萌走之朐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鍾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奔鍾城皆空壁走將軍

費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益治攻具將攻巨里步

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所求

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為所以治攻具者欲以誘致邑耳

弇分兵守巨里自與邑戰大破之弇乃收所斬級以歸

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弇收其積聚縱兵擊

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兵守西

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之間西安

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弇令軍中曰後五日攻

西安藍聞之晨夜為守備至其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為攻臨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弇曰然吾故攻西安今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衆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覘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弇遂

攻臨淄拔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十里弇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弇言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壘張步必自來攻臣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彤帥重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弇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勒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俊兵皆交步等乘虛並入攻

弇營弇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既而將精兵擊步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弇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弇曰上至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城中溝塹皆滿弇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得輜重二千餘兩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僵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弇曰將

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歴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非齊西界邪弇曰歴下即歴城在祝阿東五十里
皆齊西界也上曰將軍嘗為吾言因上谷兵以擊涿郡
漁陽進擊富平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為落落難
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
功功出大司馬上明如日月也張步既破走還劇而蘇
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
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

袒軍門降弁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為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徙陳俊為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悉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

學宫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略有數郡初上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静關東西略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為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囂與馬援共卧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侍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嘗見也材德

驚人勇略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圖畫天下事良備量敵決勝濶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蹈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又不飲酒所不如也蹈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蹈雖内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賔客屯田上林中因宣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

尚書令侯霸為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産業篤志詩書成衰間仕為郎王莽時歴職有稱為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謁者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泣遮使者車或當道卧皆曰願乞復留侯君期年民至戒乳婦勿舉子侯君當去俱不能全耳謁者恐霸就徵失亡臨淮於是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為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

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為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今未越府閫喜懼纔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僕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内乂安也以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

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答拜昱曰家公欲與公俱
定恩分何為拜子弟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丹
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
慙自絶於丹丹俄為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曰何遇丹
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
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鮑叔管夷吾次則
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歷載彌久如此其難也張
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敎子孫友道難立非保慎不

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彊力多收者載酒肴而勞之其惰懶不收者恥不獲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喪憂者量其資財為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賻縑百匹丹獨送縑一匹曰如丹是縑皆出機杼也遵有慚色欲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

奴過辭於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使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之遜位卒于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陵少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詣京師上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應曰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為三公光稱病而退不可得而爵

也黨字伯况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徵然後至黨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見於尚書欲令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唐帝德不衰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久逡巡于汙君之朝其賜帛四十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成巍巍蕩蕩至今

不絕臣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高逡巡求退釣采華名以誇主上臣愚以為黨等不達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論雲臺之上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書奏天子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沔池百姓賢而祠之是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拜不稱臣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茅屋蓬户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然歎曰大丈夫焉能為人役哉遂去就師閒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殺之萌會友人曰三綱絶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萌上道迷不知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明睿智有益於政

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後連徵不起

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員之用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為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隱顯之道焉末世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迍邅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

情不能嘿嘿以避禍凡此之徒有為而然非真性也而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世俗之實方抵掌而擊之以為譏笑豈不哀哉自王莽末天下旱蝗稼穀不成至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黄金一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是歲野穀生漸少南畝益墾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為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破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朐城董憲龎萌逃出漢執其

妻子感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公將十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天下㞗麤定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内數置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掾吏問數十年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陳所宜焉初軍旅間賊檄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宜北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裏

河山元請以一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之一時也既不能為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以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蝘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嚮應以為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濵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千乘之基覊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猶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蹈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敗南郡上

因欲從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州因使以舉則兵彊財富囂雖遣子入侍而心懷兩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道危險棧閣敗絶丈尺之地騎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暴著大呼嚮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囂有異議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為知臧否曉興廢故為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

蹈而左右兵多蹈欲害歙歙持節就車蹈逾怒欲殺歙
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名與器為家者畏怨重禍名
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家受其福今將軍遣
子質漢而外懐他心名器逆矣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
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絶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
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通可也何况持王命而犯
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内不周於長利茍行盜賊之短策
又何是非之能識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

此踐機試劒授刃於頸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兄也屠之末損於漢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萬乘之主乎歙知黨多在西州救助非一遂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初隗囂問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始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横

之事其勢然也漢家乘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今民謳吟思漢嚮仰劉氏已可知矣蹦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

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

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乎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亂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

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俎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路鷰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

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

毋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懐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始皇東遊以猒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歴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猒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苟昩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

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蹈不寤

彪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彪字叔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彪姑為婕妤諸父昆弟貴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為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為延陵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彪幼好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父黨

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州及蹈將背漢竇融與書責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願為役者也忽悄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

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絶幸頼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為流涕况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謁園陵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許爵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曰囂姦計久矣今若案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得固其姦

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遣吳漢耿弇諸將從隴道擊蜀隗囂使王元據隴坻伐樹木以塞隴道諸將與戰不利還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本無公輔之薦左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故臣不復避嫌言昧死陳誠臣與囂往為知交今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計無負於囂遣臣東謂臣曰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為漢足下往觀其政於汝意可即專心矣臣還報以赤心欲囂善耳非欲陷於非義也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反

欲歸怨於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詣行在所得露心腹陳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壟畒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囂之計上大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漆征虜將軍祭遵屯汧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統領衆軍在安定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兵

卒至驚恐自救臣𨚫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不敢不勉今臣之在本朝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𨚫慢誅其子恂上不忍復使歙至汧賜𨚫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寛仁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詣闕有全爵祿之福吾年已五十餘在甲兵中十年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

報詔知世祖籌之明乃遣使稱臣於蜀公孫述以詔為朔寧王數遣兵助詔太原人温序為護羌校尉行步至襄武為詔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謂序曰并勢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本當効死義不貪生宇復曉喻序序怒叱之曰虜何敢脅漢將左右欲殺之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裁序受劒銜鬚歎曰既為賊所迫無令鬚汙土遂伏劒上閒而憐之賜洛陽城旁塚地穀千斛縑五百匹除序子壽為郎遷鄒平侯相壽夢序

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塋詔許焉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間者以軍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往往屯田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馮馮異在關中久求還京師上不聽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盼充備行伍位大將爵為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此皆國家謨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旨則戰無不剋

率臣私心則未嘗不悔陛下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豪傑競逐臣在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者乎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是冬馮異來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時主簿也使中黄門賜異珍寶衣服詔曰報倉卒蕪蔞亭豆粥呼沱河麥飯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

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頼之臣願陛下無忘河北之難則百寮蒙恩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見厚加賞賜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望問夫人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周勃曰丞相吾所重也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純遂就國弔死問傷國中愛之

袁宏曰夫萬物云為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内懼私憾不慮其弊從而易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靈壽侯邳彤薨世祖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李忠為中水侯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為天下第一

後漢紀卷五

後漢紀卷六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六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内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偽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

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

邊境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絶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毁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起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

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毁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虚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勝裁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闗於物也知一已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毁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於日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旁求俾乂獄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獄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縠為説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彊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衮職有闕朝論轍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

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
之德以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
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
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字少贛河南開
封人嘗從劉歆講經義歆美其才學者皆師之興旣之
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興乃歸隗囂囂貳
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内不能悅而外相崇禮
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舍益祿興見囂曰昔嘗同

僚故歸骸骨非敢為用也求為先人遺類耳幸蒙覆載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為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為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竇曰幸甚乃為辦裝使與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為大中大夫光祿勲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

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不當若是邪興數言事文辭溫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藩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彊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

弒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
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
取栒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
爭鋒異曰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令先據栒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栒邑
閉城偃旗鼓囂將不知且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
出囂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
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

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
算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
也今遣太中大夫賫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
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
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
楊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
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顔回虞書數

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顔回之仁以不伐為先郤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貴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毁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

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傴僂晉師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

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謙者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為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為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為美亦以弘矣故楊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誡也

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略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

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略陽嚻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略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為嚻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嚻果自將數萬人攻略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厲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嚻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為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

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為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竇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高平上置酒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囂將妻子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囂將王元入蜀上嘉融功以四縣封融為安豐侯融弟友為顯親侯於是以次封竺曾為助義侯梁統為歸義侯史苞為褒義侯庫均為輔義侯辛彤為扶義侯既而皆遣還

西融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上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
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
山陵百姓空市㕓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
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
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
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遺迹立
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大小百餘

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敗復合創愈復往何
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亾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
兵彊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
方冇解囂不及此時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
師章句賔友處士偃武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文
王復生也令漢帝釋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
有其三則西州豪俊咸居心於山東間使相聞至於五
分而有其四則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

已平漢九分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海內震揺兾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為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顧立功終疑而不聽由

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如治清水而已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為二千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為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陛

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嚚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嚚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吳漢岑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為嚚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拜純為大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

盜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蓋廉潔毀已財為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請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城舉音哀動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

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威
侯賜朱輪容車介士導引既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
室家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
銚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皆内懷慚懼遵之見
思若此是春隗囂病死囂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
漢已復歸囂故懼誅不降立囂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
童謡曰出吴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可上地
安得民囂少病蹇吴門者即冀郭門也來歙說上曰隗

䨇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為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令誠知國用未足民勞于内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絶於道冬來歙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内隗囂不能討因撫集以為彊歙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為隴西太守援至擊

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䟽曰允吾以西數十里
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輙有候尉
故虜不得妄動今棄允吾以西北為殖養虜根内自迫
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
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
流民還本業不復為國家憂於是詔賓融悉還金城客
民三千餘戸援為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
皆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復務開寛信舉大體而已

賔客故人滿門下諸漕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旁縣
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
城門發兵援時方與賔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今歸寺良怖急者各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乃
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為菑丘侯頃之徙封杼秋侯上幸
沛詔問郡中諸侯有至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為諸侯師
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

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璽書以霸為上谷太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薨謚曰節侯異

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

中號為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邪皆

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異嘗處衆

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

旗幟號為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為析鄉

侯秋八月己夘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

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去關東不遠此從容一處而制四方今士馬勞倦遠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頼川之役可以為戒上不從進及汧高峻不降上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為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即日開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降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計也今來觀望其意不屈

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徙關東項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丸數為寇盜緣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鄣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斂之傷者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

士卒皆爭為効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衛尉銚期甍恂居
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
自至於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並修名
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甍莫不痛惜謚曰
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閔
業之忠上以為關內侯官至遼東太守
袁宏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
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

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内外之任雖暫撫河内再綏潁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閒也晩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夫以世祖之明如寇生之智能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期為將嘗先登陷陣手自斬獲軍每不利賴期得振者甚數為人重信義雖破邑降城未嘗虜掠在朝見不善必犯主之顔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天子為之迴輿期

疾病其母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慙負若死有知何以報國何議嗣乎上親自臨襚謚曰忠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初公孫述遣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數萬人據荆門浮橋横江以絶水道營壘跨山以塞陸路上遣吴漢岑彭臧宫將六萬兵擊荆門詔岑彭曰大司馬習用騎兵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已閏月吴漢岑彭率師攻之時大東風吹船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

威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斬任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令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者老陳漢恩德百姓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宫自後而進六月來歙蓋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蓋延延至見歙渉泣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啼泣乎刀雖在身

不能勒兵斬鄉邪延拭淚具受所敕辭畢抽刀而卒上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謚曰節侯喪還洛陽車駕臨弔送葬哀慟歔欷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嘉歙忠節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歙為人信厚言行不相違雖銜命數年出以喻囂然往來之言皆可復也上之臨喪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敕邯旋車車傾良怒召門候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良尊重莫貳上雖不從而羣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

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虧為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嘉宣忠節置永府中護全之永數為諫陳安漢室翦姦臣之策諫戒永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永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敕縣出升復召永為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

者興欲出謁永以為非真不宜往興遂駕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興為還車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自魯郡太守為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冢上曰奉使如此可乎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

大體闊略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府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飡歎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為司徒司直俸禄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為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苦掾無書既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

聞於天下良謝病歸天子備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道過友人友人闔門不内曰不有忠言竒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德也曷為往來屑屑不憚煩邪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糧多留馮俊守之彭引軍從涪江擊平曲述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黄石彭令臧宫擊岑等自泝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盛兵沆水官兵財千餘人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

堅壁觀形勢宮欲還恐為虜所制會謁者將數百兵詣岑彭宮乃矯制取謁者兵𨆿行陣而多旗皷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宮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既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别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

荆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為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為立
廟武陽謚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為穀陽侯上
為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光禄勲張
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
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犍為
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於魚涪津破之遂降
武陽初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
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

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還自天上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為人所掠者免為庶人夏六月黃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駿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

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吳漢分兵守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為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為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臧宮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

洞胷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吴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詔讓吴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毀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

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漁陽大治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大司空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寧平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

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輙優諭之以三公歸第養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家竇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轂千餘兩融至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為太中大夫數月拜竇融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國家舊臣而爵位與三公並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上愈親

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間求見上輙不許融嘗罷朝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令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殷勤若此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

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為之除殘治理則為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沒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

成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踰文武德侔髙皇而反循季世末節襲秉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探源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祿勲杜林諫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茍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

面之綱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叅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寛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為圜斲雕為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内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純徙封陵鄉侯出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純有子九人而

松最知名次球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衆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有使法逆人心而可使衆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政繁民敝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

之所以為理遂隳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於是乎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偽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為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

謀權策以勝之巧偽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行罰以驅之毒為下之訐逆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爭救其巧偽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

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萬人恱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恱服又何論於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後漢紀卷六